

【醫療刑事法】 說明義務與詐欺罪之交錯： 告知說明義務 違反與不作為詐欺

The Intersection of Duty of Disclosure and Fraud:
Breach of Duty of Disclosure and Fraud by Omission

林書楷 She-Kai Lin *



摘要

本案判決焦點主要在於，當醫師違反告知說明義務致病人花費金錢接受治療時，是否有成立不作為詐欺之可能。本文首先從告知說明義務在刑事責任上的意義談起，探討因醫師違反告知說明義務致影響病患承諾有效性所可能產生的法律效果；其次，則討論本案爭點「醫師施作該術式之案例數及成功率」及「替代治療選項」是否亦屬醫師告知義務之範圍，並說明在何種情形下醫師對於替代治療選項始負有告知說明義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關鍵詞：不作為詐欺 (fraud by omission)、告知說明義務 (duty of disclosure)、阻卻違法之承諾 (promise as a ground of legal justification)、阻卻構成要件之同意 (consent justifying the elements of a crime)、替代治療選項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

DOI: 10.53106/241553062022110073004

務；最後，則釐清告知說明義務違反與不作為詐欺的相關問題。

The legal issue of this case is on the possibility of fraud by omission when a physician breaches his duty of disclosure, causing the patient to spend money on treatments. The essay would discuss first the meaning of the duty of disclosure in terms of criminal liability,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legal effects of breaching the duty of disclosure by a physician, which may affect the validity of the patient's promise. Secondly, it would be discussed whether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procedure performed by the physician” and any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hysician's duty of disclosure, explaining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e physician has this kind of duty concerning th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 Finally, the issue of breaching duty of disclosure as well as the fraud by omission would be clarified.

本件之審級歷程表

裁判日期	刑事判決字號	結果
2017年9月4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自字第29號刑事裁定	駁回自訴
2018年1月24日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抗字第1418號刑事裁定	撤銷原裁定 發回原審
2021年4月22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自更一字第4、5號刑事判決	部分無罪 部分不受理
2022年4月13日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2462號刑事判決	上訴駁回
2022年8月11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162號刑事判決	上訴駁回

壹、案件自訴事實

本案為自訴案件，自訴人之母A於X醫院動手術時發生動脈瘤破裂出血死亡，自訴人原係對負責手術之醫師甲以及外科主任乙提出業務過失致死¹之刑事告訴，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後，自訴人不服，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亦遭法院裁定駁回確定。不過，之後自訴人又再據其他事由對甲提起自訴，主張甲明知手術前其於手術同意書上簽名時，並未受告知說明手術有「出血、中風甚至死亡」等風險，竟於A手術發生動脈瘤破裂出血死亡後，指示不知情人員擅自在手術同意書上添加「包含出血，中風，甚至死亡」等文字，之後又據以在民事案件審理中提出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A家屬，因而認為被告甲涉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及變造之私文書罪（刑法§§216, 215, 210）。

之後，自訴人又追加自訴乙（該醫院之外科醫師）、丙（該醫院之院長），主張乙、丙與甲為取得之昂貴檢查治療手術費用，明知施行栓塞手術醫師若未超過100例經驗併發症可高達14%以上，而超過100例經驗手術風險亦僅會下降至7%，卻隱瞞甲施行上開手術只有7例以及乙從未有處理動脈瘤破裂經驗之事，聲稱由甲施行上開手術未曾失敗，向自訴人佯稱至多僅有手術結束後轉至加護病房發生5%感染等風險，致自訴人陷於錯誤，誤信被告甲具有豐富手術經驗，同意在該醫院進行手術，因而追加自訴甲、乙、丙共同涉犯詐欺取財罪（刑法§339 I）。同時，自訴人又認乙亦於民事案件審理中提出前述經變造業務登載不實之手術同意書加以行使，故再追加自訴乙另涉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刑法§§216, 215）。另自訴

1 事件發生時，刑法尚有業務過失致死罪，之後刑法已於2019年刪除業務過失致死罪，修法後於過失致人於死的案例類型已不論行為人是否為業務過失，均僅成立過失致死罪。